



黄浦江的怒涛

HUANGPUJIANG DE NUTAO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1247.8
L61



黃浦江的怒濤

中共上海船舶修造廠委員會宣傳部編

金山 施雁冰 施浩祥等整理

RAM 80/06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少年朋友都喜欢听故事。当讲故事的人说：“从前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……”大家马上就静静的，坐拢在一起。

现在，我们请上海船厂的几位老伯伯来给大家讲故事。他们说：“从前……”可是下面却没有“在很远很远的地方”，而是说：“在上海，就在这革命的城市里，黄浦江卷起怒涛，我们造船工人举起大斧，挥动铁棍，向着帝国主义、反动派迎头痛击……”原来这是一些真实的革命故事，听了故事，就知道造船工人怎样在党的领导下，向敌人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，直到解放。从“五卅”运动、三次武装起义……到上海解放，黄浦江的怒涛中曾流过多少革命先辈的鲜血呵！

今天，胜利的阳光普照祖国大地，黄浦江水欢乐地流着，我们看着江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往來奔駛的大輪船，听着造船工人豪迈的劳动歌声，再想想革命长辈在艰苦岁月中的英勇斗争，我们感到多么激动，又是多么幸福！

全书包括七个連續性的故事，叙述 1925 年以来几次主要革命运动中上海造船工人的生活、斗争情景，适合高小、初中的少年們閱讀。

黃 浦 江 的 怒 濤

中共上海船舶修造厂委员会宣傳部編

金宝山 施雁冰 施浩祥等整理

毛震耀 繪圖·裝幀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3 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4 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文 6080 (高小·初中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6 1/4 插頁 6 字數 125,000

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20,000

統一書号：R10024·2762

定价：(6) 0.65 元

前 言

鴉片戰爭以後，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“南京條約”，除了賠款和割讓香港外，還開放上海、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廣州為通商口岸。清朝政府再也不能閉關自守了；關着的大門被敲碎了。從此，帝國主義的兵艦、商船便毫無阻擋地涌進沿海的江河，運進來大量的鴉片和洋貨，劫走了中國的原料特產。

那時有許多漂洋過海而來的外國木壳機器船，經過浪濤的沖擊，到了中國後急切需要修理，而古老落後的中國，是沒有修理洋船的船塢和機器的。一八五三年，一個販賣鴉片的英國小商人，就在上海浦東董家渡蘆葦叢生的江邊，挖了一個爛泥船塢。這個船塢很蹩腳：要待潮水漲了，才把木壳機帆船拖進去，等潮水退後，就筑起臨時的土堤攔好，再用水車把水車干。有了這種設備，要有工人還不行，洋鬼子就利用各地的封建勢力，誘騙勞動人民到上海來做工。

這個撿破皮箱到中國來的小商人，靠了這只船塢，剝削中國工人的血汗，竟一躍成為百萬富翁。

一八六二年，一個英王的家族，通過英國駐上海領事館，在浦東陸家嘴開了個小船廠，有人把它稱做小孩工廠。小孩工廠把會操縱機器的少數工人作為長工，却把一些沒有技術的工人，給包工

头管理。有船修，包工头就喊来一大批临时工，没船修，就叫他们上午收工，下午出厂。

中国工人被压榨得赤贫如洗，而英国厂主，几年一翻，就买来了十几部旧机器，掘成了船塢，还盖了几间厂房。规模扩大了，小孩工厂就正式定名为祥生船厂。祥生船厂剥削工人的手段更加毒辣，船厂业务清淡时，实行调班制度；临时工全部解雇，极少数的固定工也只能干一星期停一星期。另外还招收了许多童工，加以残酷的压榨。童工们从早干到晚，只睡四五个小时，每天只能喝到三顿稀粥。

英国佬为了壟断上海的造船工业，在一九〇一年，祥生船厂和一八六五年建成的英商耶松船厂（包括和丰船厂以及董家渡老船塢在内）实行合并，组成了庞大的耶松船厂公司，成为当时外国在上海经营的最大企业。它象一个吸血鬼一样，贪婪地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。

一九〇〇年，上海德商安利洋行在杨树浦开了瑞鏊船厂，建造拖駁，修理外洋大輪船和海关小火輪。它依靠剥削，一天天肥壮起来。建厂后的第七年，又新造了一只大船塢。第十二年，又并吞了隔壁的万隆船厂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德国人大吃败仗，瑞鏊厂厂主就见风转舵，连忙入了英国籍，瑞鏊船厂从此也列入了英商企业。

帝国主义的企业发展得越快，中国工人的生活就越悲惨；但是斗争也越频繁。从一八七九年起，祥生船厂的工人就奋起罢工，反对剥削和压迫。

当一九一九年反帝反封建的“五四”运动在北京热烈展开的时候，耶松、瑞鎔船厂的三千四百多工人，連續罢工七天，支持这一运动。

这时期，工人的斗争連綿不断，規模也一次比一次大，但因为沒有工人阶级先锋队—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，大多数斗争失败了。

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，偉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，造船工人跟全国人民一样，在黑夜中开始见到了太阳。从此，他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，通过不断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，得到了锻炼，提高了阶级觉悟。

一九二五年，上海发生“五卅”爱国运动，船厂工人冒着帝国主义的枪炮，挺胸投入了“五卅”斗争。这时党派优秀干部到船厂建立了党组织。工人們在党的教育下，革命斗志更加旺盛。以后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中，許多工人不顾英国佬的阻挠，举大斧，挥铁棍，组成了名震全市的“钢铁运输队”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，蔣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，党的优秀儿子，群生船厂钳工楊培生等人牺牲了，許多党员暂时转移和隐蔽了起来。革命的种子表面上似乎被大石板压着，不能动弹，实际上它們却在地下生根发芽。只待时机成熟，它們立刻会顶翻石板在地面上发育滋长。

一九三六年，上海几家英商船厂，为了解决他們内部的矛盾，决定把耶松和瑞鎔两家企业合并，組成了英联船厂。英联船厂的工人們，对帝国主义的猙獰面貌，看得非常清楚，他們跟它进行了

不屈不撓的斗争。在日本法西斯統治时期，英勇的英联船厂工人，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紧紧地拖住了日本鬼子军事生产的后腿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勾結美帝国主义，发起反人民的内战，将全国人民投入刀山火海之中。这时期，英联船厂的工人，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，以罢工、怠工来支持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。上海解放的前夕，他们有組織有领导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，赤手空拳地施展妙計，使一千多敌人放下武器，迎接了上海的解放。

解放后，船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，这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。一百年来无情地吸取中国人民血汗的英国工厂——英联船厂，回到中国人民的手里了。过去连写字間都不許路进的工人，现在当上了工人代表，直接管理工厂，成了工厂的主人。一九五四年初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，中央交通部将英联船厂并入了上海船舶修造厂。

这几年里，随着生产的飞跃发展，工厂面貌日新月异，一座座龐大的现代化的厂房，在荒滩上兴起；能造五千吨海轮的船台、高达十几层楼的門型吊车，都在黄浦江畔建成了。工厂場地总面积扩大了四五倍，工人队伍壮大了六倍多。工人的生活，也逐步改善：生老病死，都有了保障；建造了二万八千余平方米的宿舍，解决了七千余个职工及家属的居住問題。人的思想面貌也改变了，成百上千的优秀工人加入了共产党、共青团。

一九五八年，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綫，上海船舶修造厂的职工，和全国人民一样，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浪潮。全部采用

国产材料的，自行設計的第一艘三千吨海輪建成了，造船周期只用了九十五天，过去造一艘同吨位船只却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。同一年里，又造成了全国第一台的二千匹馬力的重型柴油机，也只用四十五天的时间。一九五九年，他們又制成了重达四百多吨的大型无缝鋼管机的四台主机。

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，上海船舶修造厂全体职工，吹响了技术革新、技术革命的号角，向机械化进军。他們解放了思想，破除了迷信，第一次使用了土法的压力机来代替手工操作，还試制成功了光电遙控跟踪切割机的尖端产品。今天，上海船舶修造厂的工人们，高举着毛澤东思想的旗帜，进一步发扬光荣的革命傳統，正以艰苦奋斗，发憤图强的精神，創造新的輝煌的历史。

本书里的这些斗争故事，是由广大职工群众回忆、搜集材料，并經专人采访而编写出来的。它真实地記錄了船厂工人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，进行反帝斗争的英雄事迹。从这里，我們可以看到帝国主义侵略、压榨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，以及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中，党是如何领导船厂工人，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，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。

我們深信亲爱的少年朋友们，会通过閱讀这本书，继承并发揚工人阶级的光荣傳統，学习老一輩艰苦奋斗的精神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，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設的接班人。

中共上海船舶修造厂委员会書記汪伯民

一九六一年六月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I
黄浦江的怒涛·····	I
难忘的五十六天·····	42
拖鬼子的后腿·····	67
苦难的冷作工人·····	85
八天八夜·····	105
“五一”的风暴·····	132
黎明前的战斗·····	162
后记·····	188



黄浦江的怒涛

天空中游动着黑压压的乌云，大地显得格外阴暗。

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，外滩海关大楼上的大自鸣钟连响了几下。这清脆而单调的钟声，慢悠悠地越过宽阔的黄浦江，在浦东英商祥生船厂的上空缭绕。劳累了一天的工人，手里拎着小饭篮，拖着疲惫的脚步，没精打采地走出低矮的厂门。这时，突然从春江码头传来了急促的卖报声：

“号外！号外！东洋人打死中国人！英国人帮凶捕捉中国人！”

这呼喊声象针刺似地钻进工人們的耳朵，他們都惊愕地抬起头来，站定脚步。一个身穿老蓝布短衫裤的中年工人，跑过去买了一张报纸。人們馬上拥过去，七嘴八舌地催促他道：

“楊师傅，赶快讲給我們听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钳工楊培生跳到一块大石头上，翻开报纸，看了一会儿，顿时

黑黝黝的瘦臉上密布怒容，一双深邃有神的眼睛炯炯閃光。他卷起袖子，露出暴滿青筋的胳膊，操着浦东口音，把这令人憤恨的新聞讲給大家听。

原来，五月十五日下午，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五六百工人，为了反对东洋老板阴谋关厂，聚集在厂門口敲門。工人顾正紅站在最前头，帶領一群青年工人呼喊口号。日本大班不敢露面，他的儿



子小川村抽出两支手枪，上了子弹，帶着一班包打听和流氓，恶狠狠拉开一扇小鉄門，穿了出来，“砰砰”，对准顾正紅的左腿和小腹开了两枪。顾正紅中彈了，捧着肚子，咬咬牙齿，一把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，怒喊道：“兄弟姊妹們，团結起来，斗争到底啊！”凶手小川村又接連开了两枪，顾正紅就倒在血泊中了……英国巡捕还赶来帮凶，打伤了十一个工人……

楊培生講到这里，眼睛潤湿了，喉嚨沙啞了。他揮着手臂，高聲喊道：

“弟兄們！我們都是中國人，能眼看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要搶就搶，要殺就殺嗎？”

平日，祥生船廠工人受盡了英國佬的折磨，動不動挨打受罵，手脚慢一點就會遭到处罰。當他們听了顧正紅被帝國主義槍殺的消息，很快就聯想到自己痛苦的遭遇，聯想到中國人悲慘的命運，於是燃起了一股反帝怒火。他們握緊拳頭，憤怒地喊着：

“不能！不能！帝國主義有一百斤鎚頭，我們有一千斤大錘，不砸碎它們的骨頭，這口氣咽不下去！”

在历次的罷工斗争中，楊培生總被推選為工人代表。他跟洋鬼子接觸得很多，看清了洋鬼子狡猾狠毒的嘴臉。他又高聲說道：

“帝國主義橫行霸道，逼得我們中國人無路可走。它昨天槍殺顧正紅，明天就會推我們下黃浦江。如果不趕走帝國主義，我們就永遠沒出頭日子。弟兄們，我們的出路只有一條，就是挺起胸脯跟它斗争！”

祥生船廠的工人們起來了，呼喊聲象獅吼，傳到好幾里外。

直到天晚了，工人們才議論紛紛地散開。

第二天清早工人們上班，路上遇到了一群上海大學的學生。他們手里拿着紅紅綠綠的小旗，奔到祥生船廠後門外的一個廣場上，有的向工人分發傳單，有的從肩上卸下長凳，搭成臨時講台。工人們紛紛圍攔去，立時喧鬧聲淹沒了黃浦江上大輪船的汽笛聲。

一個穿長衫的男學生，站在板凳上，昂起頭，雙手捂住胸口，激

勁地講述了顧正紅烈士犧牲的經過，然後說道：

“工友們，同胞們！全市兩萬多紗廠工人已經舉行反抗帝國主義暴行的大罷工，我們全上海學生已經行動起來，聲援罷工工人！讓我們手拉手，一齊向帝國主義鬥爭吧！”

“嗚——嗚——嗚——”，祥生船廠上班的回聲拉響了，工人們才懷着無比憤恨的心情，陸陸續續走進廠門。當他們一看見靠在碼頭邊待修的外國兵艦和商船，頓時格外氣惱，沒有一個人走進車間去，而是三三兩兩地坐在造新船的船排上，聚在木模間樓上。楊培生、徐敏暢、楊鳴皋一会儿奔上船排，一会儿擠進木模間樓上，激動地向大家說話。

“天下工人是一家，帝國主義打死紗廠工人顧正紅，我們能眼，看自己的弟兄白白送命嗎？我們能忍氣吞聲嗎？”楊培生的身體很瘦弱，多說話就咳嗽得透不過氣來，可是他一想到為階級弟兄報仇，一想到打倒帝國主義，仍然振作精神，高聲喊叫。

“我們是有骨氣的中國人，帝國主義殺了人應該償命，這筆血債必須算清！”徐敏暢性情急躁，說話象打雷。他一談到顧正紅的犧牲，本來有滿肚子的話要說，但是心一急，許多話都卡住在喉頭了。

長得象電線杆子一般的冷作學徒朱雲生，舉起鐵錘頭，領頭吼叫：“沒飯吃，我們就喝水，不報仇，可睡不着覺；我們不能象小雞那樣被黃鼠狼吃掉，血海深仇不報不甘心！”說完，他使勁敲了几下身旁的船壳，傳出了沉重的“鏗鏘”聲。大伙緊跟着都喊起來了，憤怒的聲音頓時响成一片。

楊培生見时机成熟，带头喊道：“大家團結起来，罢工！罢工！”話声剛傳开，长脚朱云生把鋤头摔得老远，搶步跑在前面，人們一个个都跟了上去。人流宛如滔滔江水，涌出了厂門。

工人們都回家了。

上午九点钟，祥生船厂的英国佬从浦西乘小火輪过来，上岸一看，厂里已經空无一人，只留下几个巡丁縮着头頸，惊慌失措地在江边踱来踱去。英国大班屈力克脫望望毫无声息的车間，望望死气沉沉的露天工地，发神經似地嚷道：“苦力造反了，全厂小工造反了！”

这是一九二五年。形势一天天緊張，反帝的怒火象是春风野火，从各个角落燃燒起来，迅速地蔓延开来。五月二十八日，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會議，决定在租界內举行一个規模巨大的反帝示威运动。以顾正紅惨案为起点的偉大的“五卅”反帝运动就爆发了。

五月三十日天剛亮，祥生船厂門口就聚了好几百人。提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，这个厂的工人从清朝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年）起，就前仆后继地举行过罢工，包围过英国佬，打过持刀端枪的軍警，斗得看門的巡丁把武器交还警察署，不敢对工人抄身。今天，工人們在党的組織领导下，发揚了光荣的反帝斗争傳統，斗志昂揚地赶来了。有的工人見徐敏暢的衣袖里藏着一把斧头，惊奇地問道：“小宁波，你带这个做啥？”

“噹，磨快斧头，准备痛痛快快砍‘蘿卜头’①！”徐敏暢翹起大

① 蘿卜头是工人給日本鬼子起的綽号。

拇指刮刮鋒利的斧口。

楊培生轉身对大家說：“上街游行，不能不防一手。”大伙听了，紛紛去找木棍、鋤頭，藏在身边，然后插进了反帝大示威的队伍。

上午九点钟，在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上，工人和学生們站在凳子上演讲，群众不停地高喊口号。这时，英国巡捕头脑就命令巡捕，大批地逮捕工人、学生，妄想压制群众的示威运动。单是老關捕房，就关了一百多个工人和学生。憤怒的群众紛紛涌向老關捕房，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，同时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等口号。洋鬼子着慌了，决計对上海人民进行血腥屠杀，命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，當場有十多个人倒下牺牲，受伤的也有好几十人，被抓去的有四十多人，南京路上頓時洒滿了中国人民的鮮血。

南京路的屠杀激怒了全上海人民，中国共产党就在当夜开会，决定組織群众，举行罢工罢市罢課，进一步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。五月卅一日，上海总工会在閘北青云路宣告成立，立即宣布总罢工。罢工宣言上，写下了这样的号召：

我們的身體好象牛馬一樣，

我們的性命好象虫蟻一樣，

报仇雪耻，反抗殘暴杀人的外国强盜！

工友們！起來呀！罢工呀！

宣言发出的第二天，全市二十万工人就举行总罢工。斗争越来越尖銳了，南京路上英国巡捕和万国商团^①，肆无忌惮地用排枪

① 万国商团是各个帝国主义联合組成的侵略军队。

向罢市的群众射击，东洋鬼子野蛮地，在小沙渡枪杀工人，在新世界附近，美国兵更疯狂地用机关炮轰击市民，仅仅两天功夫，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下牺牲的就有一百多人。

帝国主义镇压得越凶残，中国人民反抗得越激烈。六月一日，上海总工会派出大批干部，搭台演讲，散传单，贴标语和漫画，传播罢工宣言。

这天，祥生船厂工人聚在厂门口听工会干部演讲。

徐敏畅听了演讲，他用胳膊碰碰杨培生，说：“杨大哥，总工会干部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，人多心齐力量大。不过，鸟无头不飞，我们也该成立工会，领着大家斗争。”

杨培生点点头，又朝杨鸣皋望望。杨鸣皋连忙说道：“我们没有工会领导，好比八个瓶子七个盖，盖来盖去盖不齐，我看小宁波的意思蛮好。”

散场后，杨培生他们就东转西跑，找工人商量，当时没有一个人不赞成的。于是他们到浦东五福弄三德里租了一间楼房，白布上写好红字，挂出了“祥生造船厂工会”的牌子。工人们笑逐颜开，搬板凳搭台子，闹哄哄地围坐在一起，推选杨培生、杨鸣皋、徐敏畅等十几个人为工会委员。第二天，上海总工会第三办事处也在浦东烂泥渡路成立了。

六月二日傍晚，一个陌生的青年来到工会里。这人工人打扮，小骨架，长得挺精悍，长长的脸上嵌着一双灼亮的眼睛。他笑眯眯地向大家问好，就径自上楼了。他走到杨培生面前，说：“我是上海总工会第三办事处的，姓张，名叫佐臣。”

“哦，你就是張主任。”楊培生急忙起身，招呼他坐，楊鳴皋順手倒來一杯茶。兩人也作了自我介紹。

“你們成立了工會，工人弟兄們情緒一定很高。我們先來研究一下組織工作吧。”張佐臣說着，掏出了小筆記本。

“工會剛成立，還沒有什麼頭緒。”楊培生啞啞嘴說。“我們正在商量今後怎麼辦哪。我們的心很熱，頭一回搞工會，沒啥經驗，你要多多指教。”

“那不要緊，鋼是火里煉出來的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只要心熱，什麼事都能辦得好。”

張佐臣做事很認真，細心地交待了幾項工作：編好工會小組，馬上組織糾察隊，封鎖廠門，防止壞人鑽空子破壞罷工。

張佐臣走后，楊培生他們立即分工，連夜到工人家里串門，物色好一批工會積極分子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們按照不同工種，十個人編成一個小組，選出小組長，又成立了一個糾察隊，由徐敏暢擔任隊長。

從此，工會組織嚴密了，糾察隊也活躍起來了。

六月六日下午，祥生船廠工人到浦東吳家廳去開會。會場上人山人海，足有四千人。大家都圍坐在空曠的草地上，靜聽着張佐臣講話。

張佐臣平時說話不多，可是開大會講起話來聲音很宏亮，能傳得很遠，使人聽得清清楚楚。他的話句句鑽進工人的心坎，真象一塊吸鐵石吸引着工人。

“工人弟兄們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編鬼話，說我們工人一輩子